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歌浦潮  
第九十三回 中難言儒夫泄憤 下堂求去蕩婦無情

紅珏見了伯良，板起面孔說：「你為甚這般時候才回來？」伯良不敢說在王巧林那裡盤桓，推頭今夜律師請新衙門老爺吃酒，所以時候晚了。紅珏冷笑道：「不要臉，吹甚牛皮！我常聽你說，請新衙門老爺吃酒，新衙門老爺肯賞你的光嗎？」伯良笑了一笑道：「相信不相信由你罷，我又不能帶你同去見他們的。」紅珏也不扳駁，問他半夜餐吃過沒有？伯良本在巧林那裡吃了夜點心回來，聽紅珏問他，不敢說吃過了，只得回答道尚未。紅珏道：「我在楊公館中，半夜餐也沒吃得成呢。」一邊喚娘姨今兒可有什麼菜？娘姨笑答道：「奶奶剩的鴨子，都給我們吃完了。」紅珏一想，原來還有鴨子，也就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們的嘴也太饞了，不留一點給少爺吃半夜餐的。」伯良忙道：「小菜不打緊，隨便買些什麼吃了就是。」於是紅珏便叫娘姨留神，倘門口有銀鈍擔子挑過，喚住他，別叫跑了。娘姨答應曉得。其實紅珏肚子也並不饑餓，兩個人各戴著一副假面具。伯良心中還要把王巧林這件事，同紅珏商量。因巧林今天對她說：「有個姓金的客人要討我。還有房間中一班人，都勸我跟這姓金的。我因一心要嫁你，所以一口回絕。現在這姓金的，和他一班朋友，都不來了，十四這天，拆下腳賬，算下來比較前一期，少了五十來個花頭，以致房間內許多人，嘖有煩言，說我這般做法，要弄斷戶頭的。又說姓袁的未必要我，我還在這裡做夢。我現在不同他們說什麼，且待日後爭口氣他們看。偏偏你又是這般陰陽怪氣，說了話不能作數的。若使你果然應了他們的話，我還有甚面目見人，只能到杭州去做尼姑了。所以這件事，再也不能多耽擱日子，必須早同紅珏商量定當了，方是道理。」

今天看紅珏並無同他討氣的意思，便欲乘機將此話脫口，免得日後又難候著機會，故此有意問紅珏：「前天我買回來的白玫瑰酒，你可曾吃完沒有？如其還不剩著，我們倆對酌幾杯，殺殺酒癮如何？」紅珏本極念杯，幾天前頭的酒，若在平時，早被她喝完的了。現在所說她當這裡同小房子一般，在此只有應酬伯良的工夫，那有喝酒的時候，所以伯良買回來的四瓶酒，還原封未動，聽他提起，倒不便說未曾吃過，答道：「大約還剩一瓶了，娘姨你替我去開了拿來罷。」

娘姨便去開酒。伯良恐沒小菜，又喚車夫買些醬鴨醬肉回來下酒。紅珏在那一邊，雖然也有酒吃，無奈潤生因她多飲了酒，不免說話嚙嚙不休，故而不許她多飲，怎能殺得紅珏的酒癮。今番聽伯良叫她吃酒，不免笑逐顏開，兩人你一杯我一盞，好不樂意。伯良笑說：「我看現在一班吃堂子飯的人，著實可憐得很。她們沒一個不要嫁人的。想我自從討你以來，別的沒有什麼可說的，惟有我們倆愛情很好，義氣深重，這名氣倒傳了出去。有個王巧林，大約你也認得的，她放著很好的客人不肯嫁，卻慕我的虛名，一定要嫁我，你道奇怪不奇怪呢？」

紅珏本已有了幾分酒意，聽罷此言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有她這種人，當你是好東西呢，我看你連半文錢糖都不值，你有什麼義氣？你討小老婆不是打算做第二個諸荷生麼！可惜世界上沒第二個賈寶玉，肯落你們的圈套了，你卻自以為自己的陰謀詭計，都藏在肚內，沒人看你得出呢，真的是你聰明反被聰明誤了。今朝我索性對你說明白了罷，在當年我預備嫁你，還未進宅的時候，你這裡出來的那個姨太太，曾親到我那邊，告訴我你的所作所為，一生行事，真是喪盡天良，無情無義，作踐了別人身體，裝出一副假仁假義的面孔，哄得我東西交給你，你便反眼無情，借題發揮，攆人家走路。所有的東西，你也可以吃沒乾淨。若說打官司，你橫豎是律師翻譯，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，誰也不是你的對手。這就是你們獨一無二的好手段。在我跟你之前，入你圈套的，也有好幾個了，誰不是如此下場，我幸虧得了她的警告，所以跟你之後，貴重東西，沒一件交給你收藏，卻花了錢在銀行裡租一隻保險抽屜，寄在那邊，就為此故。你還當我猜不透你的大才，常哄我說，夫妻的東西，分甚你我，叫我把貴重首飾，向銀行中起出來，交你收藏，免得年年出保險費。打算又行故智，難道我不明白麼！只可笑你自己還癡心妄想，裝出這恩愛來敷衍我，我也落得和和你的調，橫豎身子已跟了你，就是假要好，也很消遣得了日子。講到要我的東西，勸你今生今世休想這個，就待我兩眼泛白了，兩腳挺直了，我還有個女兒，也未必輪到你的份頭。我曉得你這幾年來，工夫已用卻許多，心思也耗費不少，所以不肯丟卻我者，皆因捨不得娶我時候的一千塊錢身價，白丟了這幾年的開消，念頭轉我不著，心中未免不甘，所以留我在此，慢慢的設法。老實說，照你這種心計，我本來自己也打算跑的。只為外間一班男子，也同你差不多，有良心的很少，所以不願意再受別人委曲，守著這點東西，諒你轉不著念頭，也不敢待虧你，我也借此同你做一下子長久夫妻了。你現在大約因想不到我的好處，另用方法，居然有這王巧林著了你的道兒。我只消顧全了自己就是，也管不了別人之事。不過有句話對你說，普天之下，有個鞍兒配條馬。你除我這外，家中還有一個女人，只一個男人，有了兩個女的，還以為不足，現在又要討第三人，這未免太不平等了。你若娶她之後，休怪我外間也要去弄一個男的消遣消遣，彼此誰也不管誰的賬。今天一言為定。」

她滔滔一片議論，說得伯良面漲通紅，無言回答。講紅珏今天一半卻為酒後失言，說話之間，未免令伯良難堪。但一半卻因她與潤生情熱似火，頗以丈夫來家，便要丟卻那邊，回來敷衍他為苦。明知伯良並不是真心愛她，實為貪圖她的首飾物件，此時聽他提起要討王巧林，便打算開誠佈公，對他說個明白，以後彼此分道揚鑣，各乾各的正經，並不是說的醋話。但伯良卻以為觸動了她的醋意，不覺說話尖刻，乃是自取之辱，只得含羞帶愧，向紅珏連賠不是說：「你休得生氣，誰打算討什麼小呢，我不過告訴你，王巧林意欲嫁我，我又沒答應娶她，這何用生什麼氣呢。來來，我們乾一杯酒，前言作罷。」這一夜就此沒別的話頭。到了次日，紅珏依舊往小房子中去陪伴潤生，醉生夢死，早把昨夜那件事忘得乾乾淨淨。不過伯良見了巧林，可很沒意思交待了。偏偏巧林又立逼著討他的回音，伯良恐說出紅珏不答應，被他們恥笑自己無能，拗一個女子不過，只得推頭家中老太太面前，還沒講妥。巧林聽說，抿嘴一笑道：「原來你府上還有這般嚴緊管束兒子的老太太呢，你肯聽她的教訓，真正是個孝順兒子，實在難得。但不知你家共有幾位老太太？你是不是這個老太太生的？」

幾句話似嘲非嘲，伯良被她說得面紅過耳，好不難以為情。意欲辯駁她一句，卻又期期不能出口。巧林看著他，嗤嗤只顧發笑。伯良格外窘了，巧林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看你倒也長得長長大大，像煞一個男子漢大丈夫，說話怎的怕罪過。同你一張床睡的，難道就算是你的老太太麼？你雖然承認了，只恐你父親不肯承認呢，豈非笑話。老實告訴你，你還當我是癡的，我什麼都知道了，你現在是不是怕你家的老五？大約她不答應你，你就拿老太太推托，虧你不怕天打。我本來並不是要給你的，只為同你幾年以來，交情還算不薄，眼看你清清白白一份人家，現在弄得顛顛倒倒，外邊天翻地覆，你還睡在鼓裡，不知不覺，所以一片熱心，想替你整頓整頓。既然你自己畏首畏尾，不敢答應，我也落得不管你們這筆閒賬了。」

伯良聽她話內有因，欲問她的下文，巧林卻只顧笑而不答。伯良心癢難熬，勸巧林說出怎樣的顛顛倒倒，巧林笑道：「這句話有關你老太太的名譽，我告訴了你，你回家去得罪了她，豈不累你身擔不孝麼！」伯良說：「你還要取笑，究竟怎麼回事？請你快快說罷。」巧林又笑了一笑道：「我不說了，告訴你別的倒不怕，只恐被人傳說開來，明白的固然曉得你我交情深重，不忍令你暗地受人欺侮，被親戚朋友背後恥笑，只恐不明就裡的人，只當我存什麼吃醋的念頭，背地說人壞話，想得你家的好處，這名義我可擔當不起。」伯良著急道：「你為何這般多慮，我可以罰咒你聽的，倘我袁伯良今天聽了你的話之後，洩露於人，罰我天誅地滅，雷打火燒，永不超生何如？」

巧林慌忙止住他，休得罰咒，只消你聽了我的話，不告訴別人就是咧。原來紅珏同潤生新遷那個小房子所在，對樓窗幾家住戶，前書不是說過也都是堂子內時髦倖人，同恩客借的小房子麼！其中便有巧林的小姊妹在內。紅珏未曾用心，加以他們色膽如天，一切舉動，不慮旁人觸眼。天熱時候，兩個人浴，大開著樓窗，鴛鴦戲水，常被對窗的人家，看在眼內。紅珏並不是無名小卒，伯良又是有名的嫖客，堂子中人，很有幾個曉得紅珏是袁某人的姨太太，現在伯良正同巧林十分要好，這小姊妹自然要將目睹一切情形，去告訴巧林知道了。今天巧林卻誠心搬這個是非，然而他口內卻不肯承認搬是非的，所以未言之前，先對伯良說：「你

若不問我，我是決不告訴你這些事。現在被你逼緊了，教我也沒法可施，因此才說的。你家的五太太，她雖然管緊著你，不許你再討人，可曉得她自己已相與了別的男人，小房子就借在某處，沒日沒夜，窩在那邊，兩下裡好不恩愛，浴都捨不得分開，兩個人合一個浴盆，一對兒大有可觀呢。不相信，我可以帶你同去看一下子。」

伯良聽她一邊說，自己的臉上，卻只顧一陣陣臊將上來。皆因巧林講這句話，並不是兩下暗地搗鬼，乃是當著房內許多人的面前而說，叫伯良面子上如何下得落台。看著巧林，恨不得叫他娘了，請她別再說下去罷。但巧林只當不知，仍問伯良：「你可相信我的話？不相信馬上陪你去，光景這時候你出來了，你的替身上工咧。」伯良頓足說道：「你還取笑什麼！誰高興同你去，看什麼鳥把戲，請你別放屁了。」巧林猶說：「你還罵我放屁麼？我好心告訴你，你倒狗咬起呂洞賓來了。我還有一個憑據，可要我說出來？」伯良急得對她打恭作揖說：「多謝你的好意，我感激你不盡了，請你住口罷。」

巧林恐他老羞成怒，遂也不再多言。伯良此時，心頭彷彿鹿撞一般，面色也氣得紅中泛白，垂頭喪氣，坐在榻床上，一語不發。巧林反上前安慰他說：「你休得動氣呢，是我多嘴，告訴了你，別人雖然不怕你曉得了，心中惹氣，我卻生愁你氣壞身子。老實說，你府上的五太太，現在也未必有工夫來服侍於你，我又不能到你府上來服侍你的，真個大大犯不著呢。」

伯良無言，巧林又灌了他好些迷湯，伯良氣在心上，終覺悶悶不樂。這夜他本不是紅珏那裡的班頭，現在聽了巧林之言，卻有意要去闖他一闖。偏偏紅珏不爭氣，早又上小房子中去陪伴潤生了。伯良按住一肚子火，問娘姨奶奶何往？娘姨不防伯良今夜回來，所以沒預備言語對付，被他問及，呆了多時，始說她和楊家三小姐一同出去看戲的，至今尚未回來。伯良摸出表來一看，說：「現已一點多鐘了，戲館都已散淨，她為何還不回來？」娘姨道：「這個我卻不知。少爺若有要緊話，可要我到楊三小姐那裡喚她回來？」

伯良明知她掉的槍花，說往楊三小姐那裡，一定是到小房子中報信，意欲不讓她走，看紅珏究竟什麼時候回來，又一想她曉得我今夜不回家的，自然也一夜不回来了，我一個人豈非白熬這一夜，有氣沒出處，還不如讓娘姨通信給她，回來當場發付的為妙。定了主意，即對娘姨說：「我有極要緊的事，你替我喚她馬上回來，耽擱不得。」娘姨答應出來，坐黃包車趕到紅珏小房子中。說也可笑，紅珏在自己家中，極早也須摸到兩三點鐘，方肯安睡，現在一到小房子內，不知如何她的瞌睡蟲兒，也就提早鑽進她的鼻孔內了。這時候還沒到一點半鐘，他們倆已早睡覺。娘姨敲開門，紅珏從帳篷中伸出頭來，問她什麼事，這時候還來叫喚？娘姨道：「少爺回來了，他問起奶奶，我說同楊家三小姐一同出去看戲的。他說有要緊事同你講，叫我出來尋你，馬上回去呢。」

紅珏怒道：「他有什麼屁的事，今夜況又不是我的班頭，要他尋死尋活，尋到我那裡去做什麼呢？你回去對他說，找我不著就是了，我不去咧。」娘姨急道：「奶奶這個使不得的，我看少爺面上，有驚惶的顏色，也許有什麼大事，要同奶奶商量，奶奶如何可以不回去呢！」床上潤生也說：「娘姨話兒不錯，你還是回去一趟的為妙，別誤了大事。」紅珏被他們兩個人一說，沒奈何只得穿衣裳來，摸一摸髮髻，說頭也困鬆了，如何再能出去。潤生說：「不打擊，用刨花水擦一擦就好了。」

紅珏依言，擦好髮髻，潤生叫她不可就出去，開水瓶內有著熱水，倒出來抹一把臉，再呷一杯熱茶出去，外邊風大呢。紅珏說：「我理會得。」這樣她摸了又摸，離娘姨來的時候，又不覺耽擱了一點多鐘工夫。伯良一個人在家，等得好不心焦，況他貯著一肚子的冤火，沒處發洩，更不免焦灼五內，好容易等到鐘鳴三下，方聽得黃包車拉進弄堂的聲音，接著一陣子敲門，果然是他這位太太回來了，虧紅珏還裝出滿面笑容，跨到樓上，對伯良說：「你等心焦了罷，我只當你今夜不到這裡來的，所以和楊老三一同看完了戲，又到武家玩耍，他們留我吃半夜餐，我們本打算今晚又一夜麻雀的，卻被娘姨先找到楊家，沒遇見我，又挨家問到武家，居然被她尋著了。不過好好的一個牌局，就此被你們拆散咧。請問你究竟什麼事？半夜三更，嚇殺了人，找我有何話說呢？」

她這句話，原是坐著黃包車回來，一路上盤算好的，所以說得很為圓轉，不著漏洞。但伯良若在平时，或可瞞得過去，現在他已得巧林的報告，聽紅珏這些話，愈顯得是她做作之辭，不由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也顧不得平時的恩愛，舉起手掌，不問情由，先給她一個嘴巴，打得紅珏五官冒火，七竅生煙，兩腳向房門口直退過去。一手護著臉說：「你你你打我做什麼？」

伯良怒道：「你自己做的事，難道還不明白，值得假癡假呆的問我什麼。」說罷，搶上前，換隻手又給她一個嘴巴。紅珏自出娘胎，也沒受過這個苦頭，雖然伯良說她自己做的事，但究竟什麼事，卻始終沒說明白，她也萬不料與潤生的私情事，被伯良調查出來的，惟覺沒來由受他兩下打，心中冤苦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娘姨本跟在紅珏的後面，見此情形，嚇得她不敢走進房裡來了。躲在馬桶旁邊念佛，因此沒人上前相勸。但伯良正當盛怒之下，勸也勸不下的，他手指紅珏，大罵：「淫婦，我娶你以來，那一件待虧了你，你不該背著我乾這無恥的勾當，把我一生名譽，被你葬送盡了。你自己不顧廉恥，教我有何面目見人！你乾的事，也忒闊了，連我一班朋友都知道的，還教我自己去看，你說我坍台不坍台！賤人啊，我今天非要你的命不可。」說完這些話，又將紅珏幾拳幾腳。紅珏此時，方知東窗事發。身子雖然受打，但倒一聲也不哭了，口中哼哼道：「你打你打！你除非今天就把我打殺了，我倒情願的。你說我背著你乾的什麼事，你自己親眼目睹了沒有？」

伯良說：「自然有人親眼目睹的。」紅珏道：「原來你自己仍沒親眼目睹麼？他們叫你去看，你為何不自己去看呢？」伯良說：「我聽到這些話，羞也羞殺了，還要自己去看什麼，看了豈不要將我活活氣死嗎！」紅珏啐了一聲道：「你自己若去看了，倒也爽快多咧。」伯良更怒說：「你指望我死是不是？」紅珏道：「你怎能就死，不過你看見了，便可爽快爽快，一刀兩斷，這種虎威，也可以免裝的了。」伯良怒道：「你原來預備和我一刀兩斷的了。」

紅珏惡聲道：「豈敢豈敢！我原本不情願跟你的，只為被你百般纏擾，情不可卻，才勉強隨你到這裡來的，也沒出憑據給你，你也沒辦酒請客，算不得成了你家人。那一千塊頭，也是你填著替我還債的，並不能算是身價。我本來是自由之身，要怎樣是怎樣，你別睡昏了頭，把我當你袁家什麼人。我和你從好裡說，固然是和你在一起，從壞裡說，不過姘頭罷了，我也沒權柄管你，你也不能管我。現在你外邊狂嫖濫賭，幾乎連家也不顧了。我雖然不是你家的人，這種情形，卻也瞧不上眼，昨天虧你還問我要娶王巧林那句話，這是你的家務，與我有何相干。不過你這種人不情不義，狼心狗肺，要轉人家的念頭，就存心不善，想吞別人的首飾，幸虧我兩眼沒瞎，看出你生平伎倆，不曾落你圈套。不過我自己今年也三十多歲了，不能不顧著後來，同你這種人姘著，豈非自討苦吃，所以我早已預備，同你一刀兩斷的了。你說我外間軋朋友，這句話果然有的，我也用不著瞞你，彼此一般都是姘頭，誰也管不了誰的眼。況那人也就是我從前的老客人，論交情更比你深得多呢。現在既有你的好朋友告訴了你，那是再好沒有，本來遲早我也要告訴你的。常言說，千年無不散的筵席，好聚不妨好散，你今天這般的打我，究竟什麼名分？我要請問你了。」說時聲色俱厲。

講伯良今兒責打紅珏，原不過是殺殺水氣罷了，心中指望紅珏哀求幾句，自己再懲戒她一番，令她下次不可再到小房子去，也就此罷休的。現在聽紅珏倒反挺撞上來，還口口聲聲說自己是私姘的。他究竟做了多年的律師翻譯，肚中有些兒資格，曉得紅珏此言，大有用意，自己果然娶她時，沒有立過筆據，也沒辦酒請客。當其時彼此原為著不欲招搖起見，卻不料她現在作為私姘的口實，幸虧她還硬氣，那一千塊頭身價沒賴掉，不過變作替她填出來還債的了。說這句話，便有不受約束之意，頗出伯良意料之外，不免又氣又急，兩眼瞪著紅珏，開口不得。紅珏嘮叨完了，忽又放聲大哭道：「我夜深回來，你不該無緣無故的打我。你仗著做了律師翻譯，便可無法無天，將人欺負了麼？我明天到你寫字間中，請你們律師講理去。」說時頓足大哭。

伯良好不著急，無奈翻轉了臉，一時調不回來，不能自去賠一個不是。看紅珏又大聲喚娘姨：「滾進來，你倒底是我用的人，為什麼掩在門背後看戲，還不快替我把我的衣裳物件，歸在箱子內。還有我買的東西，也替我另外放開。你自己的家私，也收拾收拾。等到明朝天亮了，好走路讓他娘。」伯良聽話頭越說越緊，越不對了，急道：「你打算怎樣？難道你自己乾了這種事，我怪你幾句，怪錯了不成？」紅珏答道：「目下文明世界，男女平等，我有我的自由之權，輪你不著開口，你今天打了我，休想我同你善罷干休。」伯良說：「有話好講的，你何致於馬上就要搬出去呢！」紅珏道：「孽緣完了，飯緣滿了，我沒福氣做你家的人，不出

去挨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伯良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今天到底是你錯還是我錯？不說別的，教你做了男人，我做了你，問你動氣不動氣？冒火不冒火呢？」紅玉不睬他，叱令娘姨趕快收拾。伯良看著她們忙碌，自己又不好意思去攔阻她們，不許收拾的，心中只有乾著急。但十分中還有七分估量紅玉是恐嚇他的手段，未必致於當真搬出去呢。暗想由你們去做鬼戲，現在時候不早，我明兒還有堂期，非睡一下子不可，因爽興盡她們去乘六，自己倒在床上睡了。但紅玉同那娘姨，卻當真忙亂了一夜，到天明還不曾舒齊，兩個人都手腳疲乏極了，坐在椅子上假寐休息，伯良醒來，見她兩個人靠關椅子而睡，暗笑她們鬧把戲鬧乏了，自己也不喚醒他們，叫車夫泡水淨罷面，自去辦事，預備公事做完，再來敷衍於她。夫婦反目，本用不著和事老的。豈知紅玉待伯良一走，又喚娘姨一同整理各物。究竟一份人家，匆促之間，怎能分割得開，因此她將伯良所買的東西，自己心愛的，便都拿了。還有自辦的物件，笨舊而無用的，也就丟下給他。直到吃飯時候，方得草草收拾定當了。紅玉本已決心同伯良割絕，並不如伯良所料的，為著恐嚇之故，當下命娘姨快去叫一部大車來搬。娘姨雖然幫著紅玉收拾，卻也不料她當真要走的，聽說頗為詫異道：「奶奶打算搬到什麼所在去？」

紅玉道：「自然搬到徐少爺那裡去了，你打算我搬往何處的？」娘姨搖頭道：「我看奶奶從這裡一出去，就搬往徐少爺那裡，恐有不便罷。奶奶雖然不怕這裡少爺，但也要為徐少爺顧著一點。設或這裡少爺，告徐少爺將你拐逃，你人和物件都在他那裡，教他賴得掉這個罪名麼？」紅玉原沒料到這一著，今被娘姨提醒，一時倒呆住了，緊皺蛾眉，說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娘姨道：「奶奶就使要出去，這裡少爺也未必肯讓你走的。現在他上寫字間去了，少停回來，必有一句說話，他若自己認了不是，我勸奶奶還是仍舊住在這裡罷。有句話說：衣裳是新的好，人卻是舊的好呢。」

紅玉道：「什麼話！我計決不再同著他過日子了，你昨夜沒看見麼？我有生以來，親父母都沒捨得打我，他膽敢將我那般毒打，這種日子，教我如何過得。你別同我嚙嘛，我是一定要走的。」娘姨見她意甚堅決，曉得一個人在色慾昏迷的時候，萬萬勸她不起，便也不再多言，說：「奶奶若使要走，必須找一個要好的小姊妹處，落一落腳。皆因少爺見你走了，他一定不肯就此罷休的，日後終得有一番口舌。若在小姊妹處，便可說是借寓的。倘和徐少爺同住，跟人逃走這句話，可就有口難分了。」

紅玉一想此言倒也不錯，看不出娘姨倒比我有見識。其實她自己未嘗沒見識呢，就是老古話說，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的意思了。當下紅玉心中盤算了一陣，想想自己幾個小姊妹中，新近惟有楊老三相交最為知己。而且自己和潤生相與這件事，她也知情，小房子中常相來往，潤生亦與她相熟，借住她處，極其合宜，因她曉得潤生苦知她出來了，免不得要親來探望的。若借住在別個不串通一氣的人家，潤生就不便來了，可見她慮得周到。娘姨也說：「住在楊三小姐家很好，但愁她那裡堆不下這些零碎罷了。」

紅玉道：「這倒不用擔心，因她家樓下住的房客，新近搬了出去，尚未搬進別的房客，我去恰可填她們的缺呢。不過若到那裡去，還得我先行通知她一句，不然憑空送了許多箱子物件去，不叫她奇怪煞麼！我現在坐車先走，你押了大車隨後來罷。」娘姨領命，紅玉也不梳頭洗面，下扶梯看見二房東的女人，便告訴她自己和少爺反目，現在決意出去了。二房東還勸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況你們也是多年老夫子了，少爺一向待你不錯，這一番也是一時之氣，奶奶何必如此。紅玉說：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你還當他是好人麼？」說時又講了伯良許多壞處，二房東心中暗想，你別只顧講丈夫的壞話罷，自己偷著漢子，夜夜不宿在家內，這種事瞞得了別人，瞞不得我呢。但當面卻不便點破她的，也只好隨口敷衍她幾句門面話。紅玉出來，坐黃包車直到楊老三處，那時她還未起身，紅玉直闖進她房中，將她喚醒。老三見紅玉一臉油汗，蓬頭不整，神色張皇，心知必有緣故，忙問：「你因何這般早就出來了？」紅玉便將昨夜這件事，一往從頭，告訴老三知道。老三也覺驚奇，問她究定什麼主見。

紅玉說：「我沒別的主見，決計出來就是了，不過要驚擾你幾天，我想借你樓下這間房暫住幾時，待姓袁那邊糾葛了清之後，再搬出去。所有你這裡的房金，照數認還。我先來通知你一句，箱籠物件隨後就要來了。」老三一想，他出來住在我處，日後伯良知道，豈不要將我怨恨，本不犯著結這個不相干的冤家。但若拒絕了她，眼前她的冤家可不免結得更深了，況少停箱子等件，車來了也不能聽她退回去的，所以心中雖不情願，口內卻不能不答應一句：「那有何妨。」紅玉聽她允了，心中大喜，又說：「我別的物件，自己都有著，不敢拖你的，只少一張床，還得借你後房間那張木床一用。」

老三自然答應。紅玉更喜。此時老三也不便再睡了，慌忙穿衣裳起來，喚娘姨車夫，將樓下房間打掃乾淨。不一時箱籠等物也車來了，免不得有一陣亂忙，因係暫住，故而草草堆放，也不相度地位。紅玉開發了車錢，叫娘姨往學堂中去帶小姐到這裡來，別讓她再到那裡去了。原來紅玉有個女兒，便是他前夫小楊的遺種，早起往學堂中讀書，還沒知道她們搬出來呢。娘姨走後，老三便命人開飯出來，和紅玉同吃。我且按下不題。再說伯良這天，公事辦完，回轉家中，見房門鎖著。他家房門上裝著彈簧鎖，伯良身邊也有鑰匙，開進去一看，暗暗叫得一聲苦，只見裡面只剩些硬頭傢伙，自己的衣裳，都亂堆在床上，箱子搬完了。伯良此時方知紅玉昨夜說要走這句話，並非恐嚇，竟是真的了，心中後悔無及，連連頓足。又不知紅玉現往何處，只得把二房東喚上來盤問，據說奶奶沒言明何往，惟有娘姨車箱子時候，彷彿聽她說過一句，往楊家去的。伯良想楊家大約就是她們常說的楊老三家了，但不知在何所在？一問車夫，卻知其處。伯良便打發他去探看探看，見了奶奶，只說我請她回來有事，聽她如何答付。車夫應聲去了。

伯良一個人坐著，越想越覺懊悔，不該動手打她，闖禍時候容易，現在要平她這口氣，可大大的為難了，暫時沒法可施，惟有聽車夫的回話，再作道理。不多片刻，車夫氣急吼吼的奔了回來。伯良一見，問他奶奶在不在那邊？車夫喘息著說：「在可在那裡，她見了我，問我去做什麼？我對她說：『少爺要請奶奶回去。看她很為動氣，叫我回復少爺，休要夢想，她不是豆腐乾，可以還湯的。出了這裡的門，決不再進來了。楊家三小姐倒也勸她不必執之一見，可以罷休的，還是罷休了罷。奶奶決意不從，還催我快走。我不過說了句少爺一個人在家等候，請奶奶務必回去的，若不回去，豈不叫我沒有交待。她聽了勃然大怒，罵我殺千刀放屁，誰給你去當什麼東西待人嗎？還有許多話我不敢講，可真是難聽得很呢。』」

伯良曉得紅玉決無好話，也就不盤根結底了。自己呆了多時，想這件事鬧大了，若只打發車夫去，可是萬萬不行的，惟有自己前往，也許她回心轉意，丟開前事，隨我回家。不過今天正在她的氣頭上，去也徒然，不如暫捺一宵，待明夜再去，料她現在楊家，也未必致於遠走高飛呢。主意既定，仍將房門鎖上，托二房東照顧一切，自己另往別處晚膳，卻叫車夫：「再往楊家一走，知照奶奶，說我明天也是這時候，有話同她相談，叫她不可走開。」